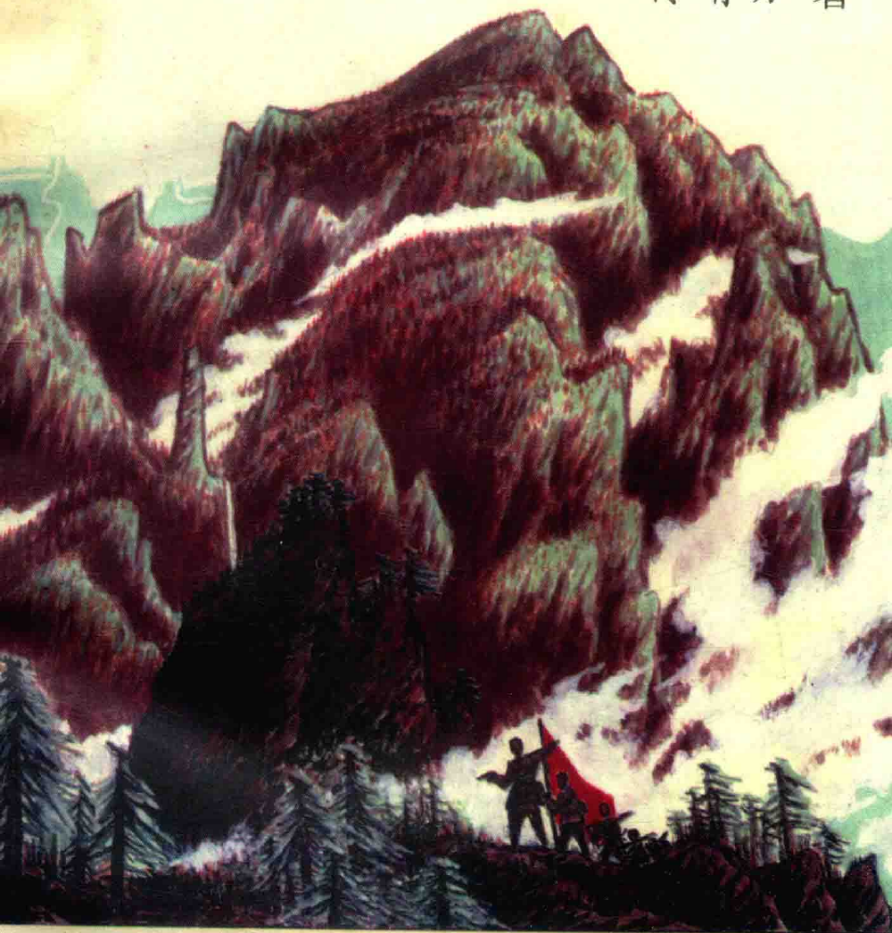


# 魂 精 灵 雾

佟靖功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北国风文学丛书

# 雾 灵 精 魂

佟靖功 著

远方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07 号

## 内 容 说 明

这是从拾遗的角度，从被埋没的领域，再现抗日战争的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以一系列的史实，揭露了日军策动《何梅协定》，攫取我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的阴谋。揭露了蒋介石的华北、冀东的代理人何应钦、殷汝耕等配合日军“协剿”我抗日民众军的卑鄙罪行。从地方的一个侧面，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深刻影响和可贵的行动，也反映了地方党某些“左”倾盲动的干扰。

小说在清东陵的“后龙风水区”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展开，塑造了民族英雄孙永勤及柳春山、于秀凤、孙成、孙子兴、张连山、白秋萍、杨长青、吕小玉等燕山群英谱。通过追溯清朝皇帝霸占风水区的史实，上演了一幕幕山民们悲欢散聚的沧桑史，直到抗日救国将一方山民的生存图示推向时代的最高潮。

故事惊魂动魄，情节触目颤心，斗争诡谲多变，世态错综复杂。在金戈铁马，喋血扑火，激人豪发的同时，也展现了大山背后的风土人情和突兀挺拔的雾灵风光，给人一种花木扶疏，洞奇石秀，别致入微的葱茏美。

责任编辑：苏那嘎

## 雾灵精魂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47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环境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4.75 字数：32 万字 插页：7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ISBN7-80595-163-2/1.69 定价：15.80 元



民族英雄孙永勤塑像

……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

——摘自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5年8月1日《为抗日  
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  
《“八一”宣言》

继承发扬老军长  
孙永勤和民众军不怕  
鬼，不怕灾，不怕流血  
牺牲的凛凛正气，百折  
不挠地建设小康山区！

抗日救国军老战士

史耀华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九日  
于兴阳县蘑菇峪村  
黄花峪

缅怀人民军的救国  
岁月，学习老军长孙永勤  
的爱国主义精神 搞好  
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

抗日救国军老战士

刘善存 原籍兴化县黑峪沟  
现住遵化市褡子峪

1996年9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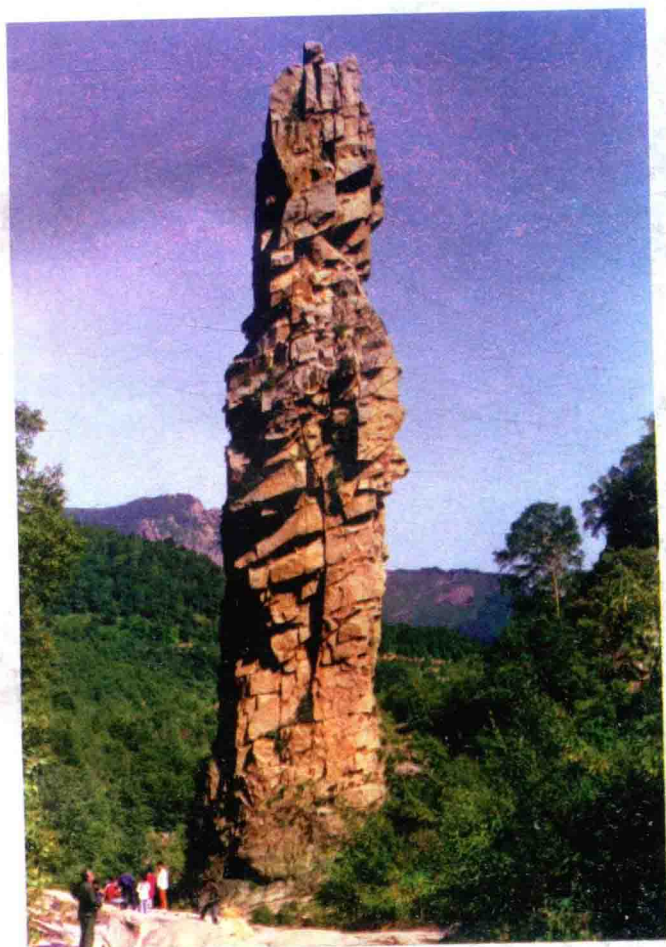
# 抗日战争今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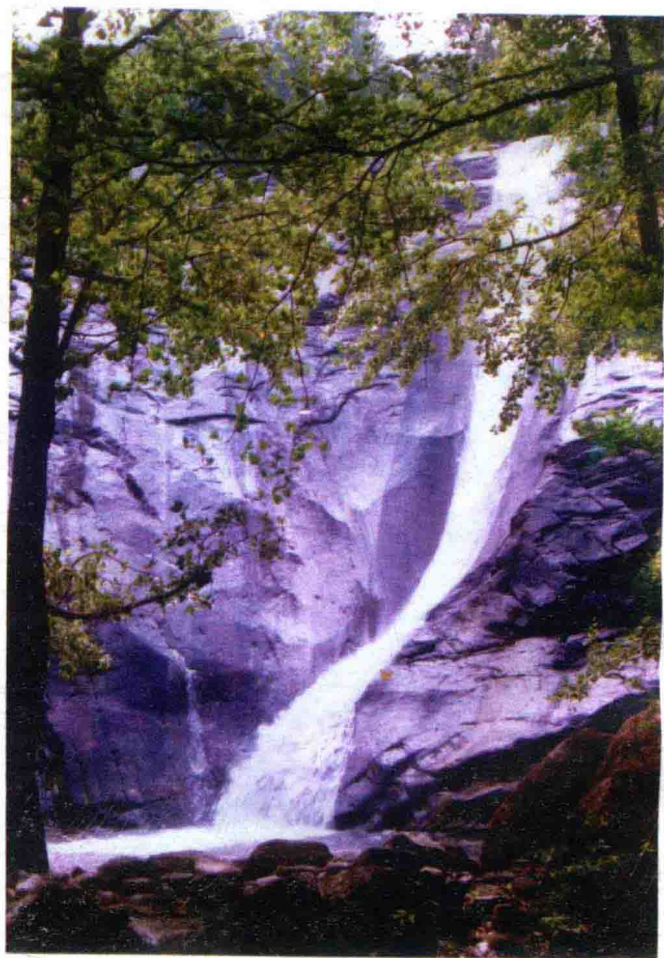
雾灵之麓



雾灵云海



仙人塔下的足迹



渴饮龙潭水

## 写在前面的话

今天这本书终于面世，是多亏了一些同志们急公好义，魄力裁夺。所以，在开篇之前，我没去请名家作序，而要说几句书外书内的背景，为读者了解这部小说的始末提供些必要的方便。

### —

新到任的中共兴隆县委书记吴岳同志用了多少个深夜看了我的拙作长篇小说稿《草民精魂》。他肯定了这部书，也提出些看法。鉴于书中多是兴隆县的人和事，吴岳同志建议形成大体上纪实的作品，使它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读物和乡土教材。接着他又别开门路，寻求义举，筹措资金，在困境下力促这本书出版。

### 二

这部书虽然是我写的，却得到许多组织和同志们长期的关怀和支援。故因果转化的时刻，不能不怀念那些情系深山的一桩桩炽热的心愿和默默的奉献。

那是八十年代前期，河北省文联创作室主任、著名作家张峻同志来兴隆深入生活并兼任中共兴隆县委常委。我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工作，我们多次议论民族英雄孙永勤（兴隆县孙杖子村人）热爱祖国的感人事迹；议论他的参谋长关元有（兴隆县王宝石村人）牺牲 50 年后的今天，咱们才发

现他是地下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议论日军大搞阴谋诡计，以重兵逼迫孙永勤进关后，讹诈蒋介石的华北代理人何应钦与其签订《何梅协定》，攫取我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的卑鄙行径。针对日本某些人一再拿历史教科书作文章，不断歪曲侵略历史的现实，张峻同志鼓励我以孙永勤为主线写一部民众抗战的长篇历史小说。1986年，县文联主任杨鸿恩同志去省开会，与张峻同志商定，请兴隆县委给我一年创作假，写这部小说。为孙永勤写书，得到当时的兴隆县县长、不久继任中共兴隆县委书记薛鸿雁等许多领导同志的支持，因党史工作太忙，到1988年后期终于给了创作假。一年多的时间没写完，1990年春我离休后继续写。为了写这部小说，张峻同志，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尧山壁同志和石家庄市作家协会主席刘章同志都给了多次关怀与指导。承德文联主席郭秋良同志、承德作家协会主席何理同志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为完成这部小说长期筹策。1992年写出初稿，经何理、张峻和省文联文学评论家陈映实等同志阅后给予鼓励帮助，1993年至1995年再次完成修改稿，从接受任务至今已历时10年。世事浮沉，我个人所以能不渝初衷地坚持下来，主要是有上述组织和诸同志的关怀。借此，谨向这些组织和同志们致以深挚的敬谢。

### 三

有同志问：八十年代以来，省、地、县的党史资料都写了孙永勤，为什么还要写小说？

有两层意义。

一是孙永勤率众抗战填补了《塘沽协定》，蒋介石下令取消抗日组织后（1933年下半年至1935年）抗日战争史上的一段空白。也就是在蒋介石集中全力“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

时刻，在国民党政府竭力破坏北方人民一切抗日活动的阶段，孙永勤率众挺身抗战。因而涉及日军策划《何梅协定》和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两大事件。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将孙永勤的名子与吉鸿昌、瞿秋白、方志敏等全国著名的抗日志士列在一起誉为民族英雄。这说明孙永勤的事迹已经达到一方的最高水平。但是孙永勤及其民众军被日蒋双方“协剿”的悲愤遭遇和被日军作为主要借口而策动的侵略阴谋至今并不被众所周知。特别是在日本国内包括政界仍有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旧梦，歪曲历史的今天，孙永勤的事迹就更有运用多种形式（当然也包括小说）普遍深入宣传的必要。

一是，八十年代我们兴隆县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以来，虽然也征集到民众军的一系列史料，但是军、大队两级领导核心成员已经不见一人。因而，在恢复历史原貌上受到许多局限。为了真实地反映那段历史，运用小说的创作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虚构加以弥补是非常必要的。概括地说，这部书就是以孙永勤为主线，以民众军和兴隆人民抗日斗争的事实为基础，以小说的创作方法为补充，更真实地反映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至《何梅协定》两大卖国条约阶段的冀热边人民抗日战争故事。只是因为时光已去50多年，书中再涉及地方上许许多多的真名实地已有不宜之处，故除孙永勤、孙成、韩东征、刘俊岳等少数特定人物外，其他人均改了姓名，许多地方也改了地名。

#### 四

原来我拟的书名是《草民精魂》，意在说明国民党政府里

的官越大越卖国，地方军阀中的权越重越逃军，与孙永勤及民众军对比，显然是“草民精魂”。吴岳同志建议可否改为《雾灵精魂》？我觉得《雾灵精魂》好，雾灵山是兴隆县和兴隆人民的象征，这就形象地提炼出兴隆县和兴隆人民挺着脊梁，永不屈服的这个特色。

民间本是国民党政府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尤其是大雾灵山区更是官方鞭长莫及的关塞之地。在长城脚下这个最底层的社会里，掩映个活生生的芸芸世界。古人说：“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雾灵山是燕山的主峰，是京东第一峰，云蒸霞蔚着一方浩然大气。一方人的灵魂造就，既有社会的塑造，也有自然的塑造。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与这个峥嵘环境的豪迈相结合，往往产生一种既与官方又与匪方相对立的巨大的抗衡力。窦尔墩聚义在雾灵山中的连环套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例证。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以来，在邻近京畿的这样的大山里，流兵如市，匪患连年，“逃屋无人草满家，累累秋蔓悬寒瓜”。因而各村纷纷成立自卫团。匪来，邻村联防，匪去，各操其业。山民们一面务农一面自卫了20多年，已经构成了一种民俗，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定式和惯性。

联防抗匪，强化了这一方山民大联合意识和骠悍气质，进而形成了赖以生存的朴素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集团凝聚力。古人说，“由乡及国”、“乡土之爱”“足以发人爱国之精神”。日军入侵后，在共产党的积极影响下，孙永勤为了祖国，为了父老，为了人格，毅然组建以兴隆人民为主的民众军，硬以窳劣武器和血肉之躯与日军的机枪钢炮汽车飞机拼搏到底的大义大勇，恰恰似雾灵山傲抗寒暴怒抵风雷的峤骨精魂。

## 五

写作中虽然注意塑造人物的山野性灵边塞情怀和风俗环境，虽然注意用沧桑命运感的故事来结构并通过故事渗透、揭示这一方山民悲欢散聚的心灵史，虽然注意通过抗日救国将一个传统的民间生存图示推向时代的最高潮。然而，这一系列的“注意”仅仅是愿望和出发点，由于我的思想、艺术修养上的差距所囿，实践起来却相去远远，性愚笔拙，相形见绌。这只能请敬爱的读者阅后批评指教了。

佟靖功

1996年8月

## 目 录

- 1 夜报敌情
- 2 深山遗恨
- 3 后陵风暴
- 4 倭匪一家
- 5 逼上高山
- 6 抢先收枪
- 7 年关大战
- 8 大节难沦
- 9 鬼城逞灾
- 10 兽行种种
- 11 老嶂奇遇
- 12 天台会师
- 13 智擒敌酋
- 14 受骗失利
- 15 阴谋借端
- 16 死抗“协剿”

## 一、夜报敌情

两面青皱皱的峭壁脸对脸地挺胸腆肚，把老天挤得只剩下一条浮着白丝儿的蓝飘带。晌午，这里也是半明半暗，阴阳分明，那一层层探着头的大礅棚总让人憋着一口气，担心落下一片石头砸着脑袋。好在狭谷之底布满密麻麻的埋人深的黄白草，像墙、像篷、像蓑，似乎还有些轻柔的遮拦。风来草低，荡着一股股淡淡的野香。那草莽间藏着一溜时隐时现的冰川，有的礅根已经润湿，看不见化了冻的流水，却能听到贴着陈年苔藓的石缝里有悄悄的哗哗声。沿着冰溜的一侧，踏出一条曲里拐弯的草缝儿，偶而见到些散碎的马骡驴的粪末儿。突然，脚下轰地一声，扑愣愣！“嘎——嘎！嘎！嘎！……”一群肥大的野鸡就从几步外乍起，啪啪啪地拍着翅膀带着一溜风擦着你的肩头掠过去。这样“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的境界，可能是最能使人坦露七情六欲的场所，有人会颖悟大自然的旖旎扪心向善，有人则发泄怪异的放纵醉心向恶。

“老哥，怎么走这么背的阴山地穴？！”驴背上，那个戴着三块瓦绒帽，架着金丝眼镜，穿着皮袍马褂的中年人两手抓着替子，左顾右盼地不安起来。

“沈先生，放心吧。这条抄道我们常跑，没事。过了前面这座梁，出沟就是寿王坟。咱们走的弓弦，比走大道近30多里哪！”头前引路的那个老汉戴着毡帽头，穿着二大袄，肩挎火枪，腰别镰刀，赶着一骡一驴，一边解释一边又向后喊，